



中国瓷器传说

窑变观音

江思清编写

作家出版社



目 次

琉璃瓦.....	1
可器.....	6
百圾碎.....	11
风火仙.....	17
窑变观音.....	24
文王鼎.....	28
青瓷易经.....	34
太平窑.....	43
白围裙.....	47
击甌楼.....	55
后记.....	63

琉璃瓦

隋朝的开国皇帝名叫楊堅，在当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封建統治主。他統一了混亂已久的南北朝，建立起一个龐大的大隋帝国。这对他自己來說，自然是得意洋洋，以为自己的“功績”，不在秦始皇以下了。

楊堅既然以秦始皇自居，就想为自己建造一座大宮殿，这样不但是象征了太平盛世，而且也可以对外壮观，显出大国的气派，摆摆大隋的威风。他决計以七十里地的規模，造成一座大宮殿，取“天下归仁”“万寿无疆”两句成語，就把这殿取名叫“仁寿宮”。

楊堅把督造仁寿宮的差遣，交給一个他頂寵爱的臣子宇文愷。这宇文愷不但是帮着楊堅打天下的一个功臣，而且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能員。派他来担任監造，那是再合适也沒有了。就限他在一年之內，要把这座宮殿造成。

宇文愷領了旨，就尅日兴工，先征調三十万民伕，第二步是准备建筑材料。把福建的楠木，从东南运到西北，把云南的大理石，从南方运到长安，这些地方当年都无水路可通，一直是由民伕肩扛递換。你想这万里远路，隔着大山大水，又有那无情风雨来欺凌，一路上就有許多民伕，筋疲力尽，倒斃途中，也有的体力单薄，被木石砸断了手足。可怜这些人，流血流泪，有苦难言，但是欽限緊急，那些督促人伕的

差役，哪里管民伕的死活，見有怠慢，就是一頓鞭子打來，等這些材料運到了京城，沿途真不知倒臥死亡了多少人，變成了埋在異鄉的骸骨。

材料運齊，正式動工，為了趕限期，連夜做活，這一邊是斧鐮的聲音叮叮咚咚，另一邊却是板子聲劈劈拍拍；等到墻垣殿基慢慢高起來的時候，郊外四野却不知新添了多少荒墳。不到一年時間，那座雄偉高大的仁壽宮便在無數人的白骨堆上樹立起來了。

當仁壽宮正式落成的一天，那楊堅率領着大小臣子，很高興地來欣賞這座嶄新的宮宇，有宇文愷在前面引導着。眾人走進這所宮殿，覺得曲曲折折，處處引人入勝，除了中間的一座正殿外，真的五步一樓，十步一閣。楊堅和那些隨行臣子們，一面觀看，一面夸贊。來到正殿上，楊堅更要仔細欣賞，見那檐窗門戶，裝飾得金碧輝煌，自不必說。楊堅已感覺到十分滿意了。

楊堅走出了正殿，回頭看了看“仁壽宮”三字匾額，筆畫寫得龍飛鳳舞。可是楊堅抬頭向上一望，忽然眉頭一皺，臉色陰沉，馬上顯出十二分的不高興來。這時吓壞了他手下的大小臣子，站在一旁的宇文愷，更是惶恐萬分，手脚都無攔處，撲通跪在地下，口稱“萬死”！請聖旨明白指示。楊堅冷冷淡淡地說：“這座仁壽宮大致還好，只是瓦上黑胡胡的多么難看。”

“是啊！微臣也曾想用琉璃瓦蓋上，只是這東西失傳多年，現在沒辦法造得出……”宇文愷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却引起楊堅的火暴脾氣，馬上反問着：

“什么？失傳了，我們大隋天下造不出琉璃瓦，那才笑話。哼！哼！”楊堅從鼻孔里哼了兩聲。

宇文愷跪在地下，只有磕著頭不敢作聲。

“……現在，限你在一年期限，把琉璃瓦換上，到那時自有重賞；若是不能，哼！當心你的腦袋！”說著，率著大小臣子走出了仁壽宮。

一向認為受皇帝寵愛對人驕傲的宇文愷，到這時冷了半截。覺得這太出乎意料之外了；起初他以為這座仁壽宮是自己出了很大氣力監造的，滿以為借此可以博得皇上的歡心，會給他加官晉級，皇帝更要加倍信任他，不料只差這一點點，就把前功都推翻了。

更令人發愁的是要在一年之內，把琉璃瓦造成換上，那怎麼能夠做得到呢？原先宮殿的建築設計，還有現成的營造法式，只要依樣畫葫蘆，多加上一些雕龍畫鳳和花兒草兒就得了。那琉璃瓦是失傳了的东西，哪里去找方法恢復呢？從來也沒有看過造這东西的法子。如果到限期辦不到，怎麼向皇上交差？想到這裡，不禁出了一身冷汗。

宇文愷只有把長安城的窑戶、瓦匠、陶工都糾集起來，叫他們去試試看，開頭也曾甜言蜜語說：“造得成琉璃瓦，將來皇上重重有賞”，他想要在重賞之下也許會有有本事的人做出琉璃瓦來，可是後來這些陶瓦工都沒有法子，於是宇文愷又用各種刑法來威逼，無論軟的、硬的，所有的法子都用盡了，結果逼死些人也還是沒有造得出來。

一眨眼就是半年了，連琉璃瓦的半點影子都看不到。宇文愷一向自以為是皇帝的寵臣，但他也懂得“伴君如伴

虎”，皇帝是翻起眼睛不認人的。那末，自己的前途、身家性命，簡直不堪設想了。他这样地日夜焦虑着急，忧愁成病，臥倒在床上爬不起来。

也是宇文愷不該失敗到底，正当他慌急无計 忧虑 成病的时候，有他的一个門生名叫何稠的，从很远的家乡来到京城看望他。一問到老师的病源，起初也替他着急，想不出什么办法来，两个人面对面呆坐了好久。后来何稠却得了个主意，就一本正經地向宇文愷說：“老师生了病，欽限又这么急，做学生的理当为老师效劳分忧，您不必着急，等三、五个月以后，我多少总能想出个法子来替老师解决这个困难。”

何稠这几句話，把宇文愷从絕望中扭了轉来。他平日也曉得这位門生有过人的聰明。今天說的这番話，不会是言过其实；但是他再一想，琉璃瓦究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，做得出做不出，何稠未必有把握，无奈事已至此，只好“死馬当做活馬医”，把一綫希望寄托在这位高徒的身上。

談起何稠，他真是一个不平常的人物，是湖北省江陵县人。父亲名叫何通，是一个刻玉石的名手；他还有个叔叔叫何妥，是当时一个极有学問的人，并且精通乐理。何稠便是在这个多才多艺的家庭中长大，再加上他从小就很聰明，又很好学，十多岁的时候，在江陵县一带已經声名出众了。但在何稠十九岁那年，家乡发生了一次大水灾，他便随着叔叔来到当时的京城——长安。他的叔叔为了要发展侄儿的天才，希望他将来有大出息，特地把侄儿拜在宇文愷門下作門生，一者得些实学，二者打通一条門路，将来不难得个一官半职。

宇文愷是大隋皇帝楊堅的寵臣，他門下也就養了很多門客，他的書房也就藏了各種圖籍資料。何稠在這裡盡心地鉅研了二、三年，對於建築、紡織、陶冶等術，無一不精。那宇文愷平日很看得起這位門徒，其他的門客們更不必說，都承認何稠是宇文愷的門下紅人，當然奉承不迭。何稠前一年因為离家很久，特地回鄉去探親，因此沒有參加仁壽宮的建築。這次回到京里，仁壽宮已落成了，不料卻發生了琉璃瓦這個難題。

當何稠回答他師父宇文愷的時候，心裡也確實琢磨了一回，因為他讀過許多的書，也見識過許多古物，還記得江西省浮梁縣出產一種很有名的綠瓷。這綠瓷和琉璃形象很相近，如果從這方面來著手，不難從綠瓷發展成琉璃瓦。因此，在他離開了宇文愷的病房時，就決定到江西省浮梁縣的景德鎮去看個究竟。

他把這個意思告訴了宇文愷，得到宇文愷的同意，就星夜向目的地出發，不一天，到了景德鎮；那時鎮上最會造綠瓷的是市埠橋一家姓盛的。他裝做一個尋常手藝人，很虛心的在那裡學習燒瓷器，借這機會來研究琉璃瓦的制作，那盛家也很歡迎這位遠道來的客人，毫無保留地把景德鎮造綠瓷的方法，傳授給這位客人。

何稠對陶冶本來有些根柢，他又肯運用靈巧心思，認真學習，把景德鎮燒綠瓷的方法，把握起來同盛家共同鉅研。根據景德鎮燒綠瓷的經驗，認為燒窯時的火候最難掌握，火候低了，綠瓷的顏色雖好，可是瓷器不經用，一見熱水就會爆破；火候高了，瓷器雖經用，顏色卻顯不出來，所以在景德

鎮很久沒有燒得成堅實的瓷器。何稠听盛家的這一說，却觸動了他的心机，他認為原料的配合与火候高低有关系，于是他着重在釉的方面，經過一次二次地試驗，又得到盛家的幫助，緊密合作，他們把景德鎮要燒的瓷器，放在窑前面 火候高的地方，何稠自己試制的琉璃瓦，却放在火候較低的后面，这样一來，他們却成功了两件东西，一是琉璃瓦燒成了，綠的，黃的，各种顏色，莫不具备，另外是景德鎮的瓷器經過他們的改进，把火候把握准确，使瓷器的質量提高，顏色既鮮明，又結实耐用。

何稠得到了燒琉璃瓦的經驗以后，急忙赶回长安，去見宇文愷。当他們燒制的第一批琉璃瓦出窑的时候，恰好限期剛滿，宇文愷捧着一块琉璃瓦飞奔到金殿，呈献到皇帝面前，那楊堅果然認為滿意，馬上把宇文愷晋爵为魏国公。

仁寿宮換上了琉璃瓦，越发显得富丽堂皇了。

可 器

在我国南方各地农村里，家家戶戶都喜欢用一种 兰花粗瓷飯碗，大家把这种碗叫作“可器”。为什么叫它这个名字呢？却很少有人說得来它的出处。

这种可器碗，原来不是出产瓷品有名的江西景德鎮人做的；据說它的原来出处在安徽，可是現在安徽省並沒有造可器碗的地方了。

安徽省本是江西的邻省，那里有个县名叫繁昌县，县的

南門外早先有个山坳名叫柯家冲。冲里家家户户都姓柯，姓柯的人家都会燒瓷器。瓷窑滿山滿谷，一个連接一个，一燒起窑来，烟囱冒出来的烟，散在天空就有十里方圓，整年累月不散，連鳥雀都要繞在它的外面才飞得过。那里每天有成百成千的人翻过山去挑土造瓷，翻来翻去，連冲后面的一座山都給踏凹了，后来这座山就叫做翻山坳。

柯家冲人是专制造瓷器飯碗的。貨色很不錯，到处行銷。按理，柯家冲的人應該过着很好的生活，誰知实际上并不然，柯家冲的窑工們不但日子过不好，而且家家都精穷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繁昌县有了瓷器，一班作官的都把这里看作是“聚宝盆”，作知县的，誰都想作一任繁昌县，好在这里发一笔大財。这个县官来了，向窑戶窑工們剝削了一陣；那个县官来了，又靠瓷器装滿了腰包。这样，柯家冲的人那有不精穷的道理呢！

但是柯家冲人除了燒窑以外又沒有別的路走，虽然精穷，还是要靠燒瓷器生活。有一年夏天，正交三伏，是頂热的季节，在一个深夜里，人們悶热得睡也睡不着。忽然間天上刮起一陣狂风，頓時烏云四合，接着就是电和雷，閃一陣，响一陣，大雨随着来了。正当大雨浙瀝声中，忽然来一个特响的爆雷，轟隆一声，把一座快要出貨的窑打塌了。

倒了窑，那等于絕了他們吃飯的活路，怎能不急？大家顧不得雨，一齐跑到窑里去，七手八脚地把那座塌窑扒开磚头一看：奇怪！全窑瓷器一个也沒砸碎，可是却凝結成了一大串。再把浮泥掀去仔細一看：“龙床！”“龙床！”大家齐声叫了起来。

那些碗，一个連一个，一个套一个，釉色光閃閃地活象片片龙鳞。那些碗弯弯曲曲，上下間隔粘連，真个成了一張床的样子。

鬧轟轟地忙到天亮，附近的人們都聞声而至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不到半天，滿山滿谷都挤滿了人。到柯家冲来看龙床的，比每年三月三赶庙会还熱鬧。

从南門外到县里，隔不到一里路，这个消息当天就傳进县官耳朵里。那县官是个极有心机的人，起初听了一怔，暗想：莫非繁昌县有王气？听说南門外前年倒的那个塔，原是个“鎮风塔”。这塔一倒，果然出怪。倘若朝廷知道，地方官要担責任，不但紗帽要擯，如果风吹草动，連性命也难保呢……忽然一个轉念，却又計上心来。县官馬上吩咐打轎，亲自到柯家冲窑上走走，好看个究竟。

到了窑場，人山人海，县官的轎子哪里挤得上前！衙役們喝一呼二，喊“让路！”“让路！”哪个还听得見？县官冒火了，吩咐两边衙役拿板子現打出一条路来。那衙役們狐假虎威，就劈劈拍拍地一頓打过去，可怜那些无辜的百姓，白白地挨上几下，只好紛紛让开。让县官的轎子过去。

轎子逼近了龙床，县官下轎一看，也禁不住連声称奇。他一边看，一边点头。馬上傳窑上的管事。就由人丛中走来一个老年人，上前对县官打了一个躬。县官知道他就是窑上管事人了，很和气的对他說：“你們这里燒成了这么一架龙床，是不是呀？——很好！这是当今皇上圣德齐天，地方有福，才有此瑞。我們必須把它进貢上去，不但你們大大有賞，就是本县也可借此沾恩，得个小小前程。——我要你

們今天就把龙床送上县去，再由本县护解进京，你們不可違誤！”最后一句，县官的声音特別重，臉色也特別严肃。說罢，上轎回衙。

大家紛紛議論了一陣。有的說要送，有的說送不得。主張送不得的說送去討麻煩，后来的事不知怎样。主張送的說，此事已被县官知道，如果不送，县官一定不答应，再給京里知道，私造龙床，罪名更背不起。結果，还是召集了一些人把龙床抬起来，向县里送去。

抬龙床的人剛进南門，后面赶来了一大伙人，領头的是轎上的大师傅，他帶着小跑追上来，喘吁吁地叫道：“伙計們！这架龙床我們不能送去”。那管事的随着抬龙床的走在后头，回头对大师傅說：“剛才不是有人說，不送去，大家脫不了身嗎？为什么你又說不能送？”

“不送！我曉得脫不了身；可是送去呢！連子孙都活不成！”大师傅着急的說。

“这是怎么說？”大家都楞住了，索性把龙床放下肩，談个清楚。

“你們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大家想想看：皇上有三十六宮，七十二院。要是龙床送得上去，他們一宮一院都要起来，那怎么办？要多少碗，要多少年才燒得起？就是燒得起，大家又都要一模一样，又怎么办？那岂不是子子孙孙都活不成？”

“不能送！”“不能送！”这时大家覺得大师傅的話理由真充足。旁边看熱鬧的人也附和着說：“真的不能送！”正在嚷的时候，县官已派人前来催促了。管事人在犹豫，大家在着

急，真是进退两难。里面就有两个小伙子，等得不耐烦，举起自己抬龙床的扁担，很爽快地猛力向龙床敲去，豁啦啦几声，龙床早成了碎瓷片，“哈！哈！哈！”大家一哄而散。

县官把这張龙床当作千載一时的升官发财机会，现在成了一場幻梦，怎能不气？就連夜修了一道本章，奏称：“柯姓刁民，有意謀反，私燒龙床；既被察覺，又擅自毀坏不献，反迹昭彰，請旨查抄……”

皇帝最怕的就是人民造反。一見这道本章，馬上派了一彪人馬，把柯家冲团团圍住。随后进冲到处搜查，却不見一个姓柯的影子。原来柯家冲的人早知有这一着，事先就全冲迁到別个地方去了。那伙奉旨来查抄的人不好交賬，便放起一把无情火，把那个往日极其繁盛的窯場，燒得一千二淨。現在繁昌县柯家冲的一条澗，除了底下布滿着碎瓷片外，窑的影子也沒有了。柯家冲的村子，也只遺留下来一些断磚殘瓦在那里。

柯家冲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？他們早已逃出了省，来到江西景德鎮。他們靠着集体的力量，又在景德鎮燒起瓷器来。但是他們再也不敢公然姓柯了，只好改名換姓。对于自己的姓怎样舍得丢呢？只好把“柯”字拆开来，去掉“木”字旁，留下那一半“可”字。把那可字用在他們所燒的瓷器名称上去。一直到現在，景德鎮把他們那种碗的器形，大的叫它做“可大”，二碗叫“可二”，小碗叫“可工”或“可飯”。总的名称就叫“可器”。

百 圾 碎

宋朝的时候，江西省吉安府的永和鎮，也是个燒瓷器有名的地方，其中特別著名的叫做“舒姑窑”。后来的人把它搞錯了，却叫它做“舒公窑”。

姑是女人，公是男人，那个姓舒的窑正是由女人燒出名的，自然應該叫它做“舒姑窑”了。

舒姑的名字叫做舒娇，她的祖父和爸爸，原是在永和鎮作油紙扇的。作油紙扇的人家，为什么又会燒瓷器，为什么又由个女子燒出瓷器呢？这里面却有一大段緣故。

在北宋末年，金人由北方打到南方，占据了中國好几个省。他們的軍隊一到，中原的老百姓大遭其殃，大家紛紛逃难。先是北方人逃到南方，后来战事又蔓延到南方，南人北人又再往南逃去。

浙江龙泉县，那时也遭到軍事騷扰。县里有一戶章姓人家，祖傳以造瓷为业，現在兵荒馬乱，窑也燒不成了，一家人急于逃难。那当家的带着老婆和一个年輕女儿，一共三口，背着行李，先由浙江逃到福建；福建吃紧，又由福建逃往江西，輾轉到了永和鎮，三个人都拖不动了，便想在这里暫時住下来。

乍到生地方，什么人都不認識，那里去落脚呢？行李摆在街沿，三个人就地坐下，愁着眉，苦着臉。过路的人看到这副神情，自然有人上前問长問短，問过后也只有叹息而去。

其中却激动了一个挑扇子担的老头，很慷慨地带着他們三口到自己家中住下。

那个卖扇子的老头，便是后来舒娇的祖父。他祖傳以做油紙扇为业，家中没有什么人，老伴当死了好几年，留下了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。那孩子到很識事，随着父亲，帮助做做油紙扇，两人的生活到也过得不坏。

自从章家三口进門以后，两家很合得来。起初，章家三口帮助他俩糊糊紙扇，自己却用剩下來的盘川餬口。日子久了，战事还是没有平靖，盘川漸漸用尽，縱然舒老头慷慨大方，肯給白食給他們吃，他們自己也过意不去。章家夫妇就暗自商量眼前第一步办法：“自己女儿大了，和那个舒家小伙子年岁相仿，平常他俩又相处得来，不如索性成全他們。只要女儿安了人家，夫妻两口的事总好办。何况两家結了亲，多少有点照顧，就是缺东缺西，向儿女亲家要点借点，也好張口。”主意已定，夫妻就很爽快地向舒老头提出这件事。誰知舒老头早有此意，只是不好开口，既是章家夫妇自己先提出，那真是“岸来就船”，格外高兴。也用不着三媒六証，不消几时，就証那小两口儿結起婚来。

小夫妻結婚剛一年，就生下了一个胖女孩，那真是两家的小宝贝。外公和祖父商量了一个好名字，叫做“舒娇”。

章舒两家并成一家后，本来人口就不少，如今又添了新丁，单靠做扇子，在生活上就发生了些困难。章家夫妻看在眼里，很自觉的又来商量第二步办法。

章家在原籍龙泉，原是做瓷器的名手，祖上兄弟两个，一个叫章生一，一个叫章生二。生一主持的窑就是有名的

“哥窑”，生二主持的窑就是有名的“弟窑”，一般就称它为“龙泉窑”。这个到永和鎮来的章家，就是哥窑的嫡傳，它的瓷器有个特色，是瓷器上現滿了龟裂紋，紋片成斑、紋痕如絡，看起来很悅目，令人喜爱。这种作法大都表現在一尺高的花瓶和矮一些的壶罐上，人家給这种紋片特地取它一个名字，叫它作“百圾碎”。

章家百圾碎的作法，是独家秘傳，自己家里也是“傳媳不傳女”。那章家夫妇逃到永和鎮好几年了，除那个带来的女儿外，一直沒生过男孩。現在夫妇年紀都过了五十，是不可能再生儿子的了。这次夫妇暗自商議：听說目前战事平靖些了，本来可以重返家园；无奈心爱的女儿已出嫁到这里，再加一个更可爱的外孙女，一旦离开，夫妻是何等孤恹、寂寞！怎样割舍得下？何况家乡經過几年战争，自然变了样。就是回去，想重理旧业，恐怕也不可能。夫妇經過这次商議，就丢开了回轉浙江的念头，索性在永和安居下来，准备和女婿女儿长久在一块，度着下半世的生活。永和原是产瓷器的地方，自己学的就是这个手艺，重操旧业，是順理成章的事，以夫妻两人的技巧，生活总不成問題。

問題在那百圾碎的手艺上。章家从祖宗造瓷以来，人丁就不大旺，一直到他手里，百圾碎还是单傳，現在眼見要失傳了，多麼可惜！照章家妻子的意見：祖宗的規矩，固然傳媳不傳女。如今，一則我們离开了龙泉，在这里是另起炉灶；二則我們已无子媳可傳；通权达变，倒不如傳給女儿女婿和外孙，借此保存这个独一无二的技术，同时也給他們生活上找了一个好出路。起初，丈夫还有些犹豫，后来一想：

你不傳，她傳，還是執拗不過，終于一同決定了這個主意。

那舒章兩家現在除做扇子外，又開始兼造瓷器了。起初，由章家夫婦作些瓷器小玩具拿到窑戶家搭燒。小玩具也是章家的拿手，那時在永和鎮的瓷器上，還沒有這類東西，一到市上，人們覺得很新鮮、好玩，價錢又便宜，都搶着買，發了一個好利市。後來夫婦倆作不過來，供不上賣，就一家人都動手；最後連扇子生意都丟開了，索性不做扇子。

舒嬌那女孩，生來就聰明。最小的時候看見家中做那小玩意，她也在旁邊弄泥巴。她一会儿團個小娃娃，一会儿捏個小雞，小狗，小貓……引得大家笑，但是也活象。到了十歲，她就有作品了，有的可以比得上外公作的，外公外婆特別高興，便把自己的平生本事，一股腦兒全傳授她，連百圾碎的秘傳也在內。

舒嬌知道百圾碎是章家的傳家之寶，得來不易，也非常重視它。每作一器，特別小心，從起坯到裝匣進窑，都毫不假手于人。做了幾年，她已完全掌握了那紋片的規律，保證到百分之百的成品。

靠她的聰明才智，是不肯任憑百圾碎停留在原來的道路上的。她想：“紋片老是象龜裂，未免太俗氣了。如果把它變成同桔絡那麼細密，變成同魚子一樣密密圓圓排在一塊，多好看呀！”她知道：紋片是幾種原料配成坯釉以後，在燒窑的時候因坯釉原料組織上的收縮性有強弱，就自然裂開成紋的。既然可以成大紋片，換一個配方，當然也可以成小紋片。她開始試驗了。燒成以後，取出一看，奇怪！紋片是有，可是外面的釉，有一塊，沒一塊地，還有象久旱田里的土一

样，裂开卷成了筒子。拿在手上，劈劈剝剝，又脫了一大半外釉。第一次是失败了，成了廢品。

經過几次，她发觉了与火候有关，器物在进窑时，要換过以前的位置。过去放在高火位，才发生那种现象；如今放在低火位上——近烟囱的地方試試。果不其然，成功了。从此以后，瓷器中有了大紋片，又有中紋片，更有小紋片了。于是“桔絡”、“重絲”、“蟹爪”、“魚子”等等的名称出来了。

后来，她又想到：紋片单在白瓷器上不好。既然在低火位可以燒紋片，那么，象綠色，藍色那些瓷器，不是也在低火位燒成的嗎？在做开紋片的瓷器时，她又加上了彩色。一燒，很順利地就成功了。于是在白紋片以外，又有了“綠紋片”，“藍紋片”，“黃紋片”。在紋片瓷器上又有些“魚子綠”、“魚子黃”等等新名称。

舒娇发展了“百圾碎”，大大地超过了以前的哥窑。这种作品在全国风行着，大家都称它为“舒姑窑”。

舒姑老了、死了，舒姑窑的盛名还享了一百多年，一直到南宋的末年。那个时候，中国又有蒙古族进来了，建立了元朝，它把南宋的京城——杭州打下，南宋到了灭亡的边缘。这时吉安有个状元文天祥，他在家乡举起了义旗，兴师勤王，要挽救南宋。一班爱国志士，聞风而起都投奔到他部下来，一齐北上救国。

当路过永和鎮的时候，全鎮男女老幼，夹道欢呼，一面瞻仰文状元的丰采，一面敬慕他是爱国英雄。这时正是一个燒窑的季节，各窑都已升火，有的在紧火。但听说文状元帶領义軍过鎮，他們怎能不去看？顧到了这，顧不到那，